





陶廬雜錄卷五

小西厓 法式善

讀史漫錄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  
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  
必非此人也此二語者可爲萬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  
小才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者未嘗無人惟至國家利  
害安危大機括所在大形勢所關非曉事之臣不能洞  
其幾微晰其體要曉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須有一種識  
見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種氣魄能斷人之所不能  
斷而其心一出於公平正大無所避忌然後事至了不



爲凝滯否則博極古今洞悉隱微而一爲私意所惑則失其靈明之體而昧於事機者有矣安得稱曉事乎綏寇紀畧張獻忠之在穀城左良玉請擊熊文燦曰彼雖懷貳釁未成也君雖健鬪衆未集也驟而擊之他寇必動脫不能勝所喪實多不如徐之良玉曰不然逆賊利野戰不利城守今以吾衆出不意彼士有駭心糧無後繼諸部觀望必不能前賊怠我奮賊寡我衆攻之必拔襲之必捷若失此機悔無及矣文燦苦禁之而止獻忠旣焚穀躡房竄入鄖竹山中文燦請追之良玉曰向云疾擊懼其逸也今非不擊避其銳也箐薄深阻前逃

後伏我失其便非絕地也二叛往矣九營從之同惡氣盛非窮竄也負米入山顛頓山谷十日糧盡馬斃士饑果行也我師必敗已而羅英喪績寧南可謂知兵數語全摹左傳讀之奕奕有生色

盧象昇疏畧臺省動以尾擊責臣等持論非不甚善但均一勦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拒之始無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無拒者止賴一追卽有縮地之法遠出其前而賊巧於避兵轉身他向仍然尾賊也卽欲不尾不可得盧公文筆不古奧而語極透闢楊孟載眉山集送謝防禦出郭團練詩中有云官家百



萬師自足與寇爭汝自守汝鄉汝自保汝生閒暇苟不  
虞倉卒恐見傾我當徼汝勞薄爾賦稅征團練之義與  
其法紀數語包括無遺

正統十二年福建沙縣鄧茂七反上命都御史張楷討  
賊楷陰致賊黨黃琴羅汝先爲閒諜誘茂七攻延平設  
伏挑之佯敗賊乘勝渡浮橋薄城關廂伏發礮作合擊  
之大敗茂七中流矢死斬其首露布以聞是役也前以  
慶元賊葉宋畱據車盤後以鄧伯孫與女賊廖氏聚後  
洋擾殘福浙江西諸境勁旅殺傷殆盡至是用閒諜之  
始歸命甚矣兵之貴出奇也

鄖陽大盜劉千金以成化二年反尙書白圭督諸軍進  
討擒千金賊黨劉長子妖僧石和尙遁圭遣參將喜信  
指揮張英誘長子縛石和尙降亦用奇之一證

工科給事中劉日俊云招安之失策乃回原籍三字誤  
之鄉里之人見賊非畏而不敢與居則羞而不肯與伍  
在彼亦面目難施輒悔而中敗又云由前規後信狡賊  
非戰與守所可辦也必另設一法以賊攻賊以賊招賊  
推誠感格收拾解散之爲便夫推誠感格收拾解散八  
字中有大學問在有良醫善診脈尤善下藥  
日俊之謂與



陸鳳翔金 卷五 三  
鄒漪曰明懷宗以延綏視延綏未嘗以全秦視延綏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記吾師李宮允明睿之言曰先時發出一錢可當萬錢之費後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用切中明末情弊  
盧象昇疏畧云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無人不落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寓有危形可謂語湛義精

湧幢小品宏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

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僉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

又土兵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爲兵者是也然唐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於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



之數年使所在兵強而財阜此制最善然元法度寬縱  
又當擾攘時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  
固已親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  
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僉民壯亦入其中量  
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彊盛窺邊憚之不敢  
深入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練蘇卒而不及土兵終無  
成功王思質以此受禍唐荆川以此受謗

彭躬庵云少陵稷契自許爲諫官當肅宗兵興李輔國  
魚朝恩輩讒構兩宮偏挾諸大帥噤不一言獨房琯謫  
以私舊殫力申救安在其爲稷契論甚正及讀汪鈍翁

少陵像贊序云老杜詩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明  
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其所謂一夕不忘君者如此  
史氏軼之劉昫固不足道宋景文歐陽文忠尤不免於  
漏失豈避人而焚之者果有其事耶語較和平躬庵不  
知得及聞此否

劉文成新春詩我髮日已白我顏日已醜開樽聊怡情  
誰能計身後于忠肅自歎詩云寒暑互凌侵凋我好顏  
色齒牙漸搖脫鬢髮日已白衰颯之況不可卒讀其後  
一佐命一定國皆爲社稷臣君子隨遇而安信然

東客贅言都御史東阜劉公撫蜀有門生在諫垣以書



來求作司諫箴東阜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辦此  
會見前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  
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機伏隱微有  
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  
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

陔餘叢考古來用兵徃徃兵多者敗蓋兵過多則號令  
不齊勢氣不貫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爲將者有  
恃衆之意而謀多疎爲兵者亦有恃衆之心而戰不力  
亦足以備一說

後漢書度尙傳尙破賊卜陽潘鴻等猶未殄滅而士卒

驕富莫有鬪志尙乃令軍中恣其出獵密使人潛焚其  
營珍積皆盡獵者歸皆泣因勞之曰賊財寶山積足富  
數世諸君但不努力耳乃人人爭奮大破平之

翰苑叢鈔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柏木以熬  
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罟中投  
小刀圭藥魚吸中卽死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害宣  
伯數刀圭投澤中明日老蛟死浮於水水蟲莫知數皆  
爲藥死山人此藥云本仙方而涉海者亦或需焉

又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申  
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蓋臣子遠官孰無墳墓宗族親



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頒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入遞者循舊制也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叔畫糶鹽之策請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爲韓愈所駁而止卽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爲文具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柢亦付之文具而已

漢幣用黃金雜以泉貨唐純用錢開元天寶閒天下錢鑄九十九爐歲八百萬至元和長慶閒鑄纔十餘爐入方十五萬盈虧之較可觀矣其時兩河太原雜用鉛鐵

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錢閒以交子元寶鈔盛行與銀錢並用矣今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爲幣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歷歲旣久復造元寶鈔又三十餘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二曰至大通寶一文准銀一釐曰至元通寶一文准銀一分

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互相彈劾率以險陂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也歐陽修遊隋州得韓愈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賸至忘



寢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公之文猶未盛行於世歐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可謂天授今韓歐之文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賾而得其元珠者幾何人哉蘇氏之文出於孟子其時孟子之書未列學宮固侯鯖之一味也乃今舉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厭飫而無知其味者矣自古藝文經籍得之難則視之必重見之少則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見之熟則忘其爲貴也今夫墨池之士臨搨舊帖多於殘編斷簡得其精神不以其難且少耶試使爲文者如搨帖之心則蘭亭數語嶧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爲不然卽積案盈

箱富於武庫之藏亦不足爲用矣

選詩所載無諸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才士亦無兼長如此

唐渭南尉劉延佑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獨出人右也此時風俗尙淳後進少年爲長者所誨如此以上數條見穀山筆塵

劉宗周劾溫體仁疏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姦之要故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頻



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范景文撫賊未可輕信疏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如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制其死命耳

潘少保季馴嘉靖己丑受命治河至萬曆庚辰工成著有宸斷大工錄先後四總河務晚輯河防一覽其大指謂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立意在築堤束水借水刷沙以此奏功

薛文清讀書錄云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迎侯生直上載公子上坐  
此載字亦加載之意與老子屈子揚子載魄之載字同  
義

靜志居詩話肅皇帝信薊州人李昇嵩縣人刁騰之言  
分遣中貴崔閔主事沈應乾千戶仝爵李鉉至其地相  
視銀礦是時遼東衛軍姜賢亦奏開蓋州歸州之礦遂  
以賢爲礦長至萬歷閒陳開礦之利者紛紛於是中貴  
四出海內騷然姚公思仁爲巡按仿鄭俠流民圖擬開  
采圖說進呈力請罷役不聽旣而開礦者爭相仇殺羣  
盜蠶起畿甸則齊本數李庸史籍周言張世才石賓河

南則張住朱世安趙仲保蘭一枝王西安山西則張守  
清郭貴三張盡忠許廷珍寧夏則楊戩本欲利國而國  
幾危矣

宋太祖於太廟寢殿夾室鑄一碑謂之誓碑封閉甚嚴  
新天子卽位禮啟默誦雖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靖康  
之變方得縱觀其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不得加刑市  
戮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  
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元朝送終之禮用香椀木分爲兩片鑿空其中肖類人  
形小大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



三圈定送至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則已漫同坡不窮財不殉女子不崇山墳無復考誌遺跡豈有發掘暴露之患哉

元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蓋有赭丹隨身赭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卽致風雨如狗寶牛黃之類

宋有疊陣法吳璘所作也其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互相倚恃迭爲赴援最低之陣於蹲處掘地取足容身更蔽以雲幢而參之柁戟則矢

鏃莫加其在陸也則縱橫掘塹以爲地網其遇泉也則勾引停蓄以爲水櫃然敵驟來或在地網水櫃之外則有電掃雷丸之用矣其爲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銅爲之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用人少而成功多費省而兵卒強易於進戰不俟威迫也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乃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唐貞元元和閒張公瑾爲代州都督瑾爲置田以省餽運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置營



田省費足食卒以盧坦經度四年得穀四十餘萬斛歲  
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韓重華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  
於中受降城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處韓魏公云代  
州寧化軍禁地萬頃宜如草城川募弓箭手給地計租  
以備征禦此皆已試明驗後來軍政弗修寇警時至遂  
乃歸罪田畜禁民勿耕是謂懲噎廢食也

李佶言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霍韜議每正鹽一引  
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於緣邊報申或令商人於鹽場  
買補如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  
矣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三引是國家獲額外

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二二之息也此外縱再有遺  
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禁盡變私鹽  
爲官鹽則亦可以盡變鹽徒爲良民矣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  
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統至通州置閘以宣節  
之後漸淤廢嘉靖閒准御史吳伸議修築立五閘閘置  
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釐歲省漕夫  
脚價銀十萬餘兩吳伸之疏甚詳可考也

李樂見聞雜記言官論劾大臣必須一段公心是非不  
枉兩下對證而我毫無媿色至如論元輔太宰本兵須



先下工夫看見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賢於去者必  
有益於國家此善於進言亦忠於進言者也若只做得  
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頭毫於國家無補不如緘口不  
言反於言責無損  
于慎行讀史漫錄陸贄云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  
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非計也今  
各邊總兵巡撫見一寇出一軍賞一功罰一罪必須奏  
請令不得行事由中制互相推調常致誤事由於將權  
不重故也

析醒漫錄淵明墓失百餘年無尋李空同得其墓山封

識之又得其故居祠址田令其裔領業真盛事也

狄梁公有姨公欲官其子姨曰我兒是男漢他不肯事  
女主姚少師有姊公欲官其子姊曰和尚且休老身止  
此子不要教他歹事此真是絕對

世謂外域無硝黃洪熙元年哈密貢硫黃

呂新吾曰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  
聞者使勿洩先君曰爾不能必爾之口而能必人之口  
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趙忠定季子崇實與余商推駢儷  
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閒以此觀人至尺牘小



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於他人之手則難於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

唐明宗焚香祝天之言有堯舜公天下之心宋仁宗曰朕不欲畱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

漢光武治盜當郡國羣盜並起時帝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以一人而脫五人之死此五人者豈有不協力哉盜賊中雖有桀黠者日夕疑畏亦求斬人以脫己死所謂以賊殺賊者矣又吏雖逗撓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效其牧

守令長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以獲賊多少爲殿最此尤爲得策武帝唯立沈命法又遣繡衣使者誅斬守相故郡國競蔽而盜賊益熾見王貞善法言

宋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歷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錢六百餘萬貫

東軒雜記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詠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



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  
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屢肆無賭  
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  
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  
日同薦於朝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  
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  
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徐可先佩韋編云莆田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  
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  
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斂於富豪散於  
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  
僧之不爲耳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爲逸老  
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第圃何時而居乎吾  
患位高難退不患退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  
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己而後爲  
樂耶

王陽明日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  
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



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陸深谿山餘話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陽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大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編黃冊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編黃冊冊首爲一圖里有一百十戶以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里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奇零其冊凡十年一更定此卽

今編審之制也

朱子社倉卽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倉便民何也青苗以錢貸民而收二分之息錢社倉以穀貸民而收二分之息穀錢與穀不同也青苗錢必貸於縣社倉穀則貸於鄉縣與鄉不同也青苗之出納官吏掌之社倉之出納鄉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之與鄉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於富國故歲雖不歉民雖不急亦必強之而貸取其息社倉意主於救荒故必儉歲貧民願貸而後與之強貸與願貸不同也青苗雖祭藏充溢猶收息錢社倉始惟借府穀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後還



六百石外尙餘三千餘石足以備荒遂不復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與耗米不同也此利害之所

由分歟劉魯田預備倉貸穀私議

早晨蝗沾露不飛如法捕撲至大飯時蝗飛難捕民夫

散歇日午蝗交不飛再捕未時後蝗飛復歇日暮蝗聚

又捕夜昏散回一日止有此三時可捕李祕園捕蝗記

蛟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本龍屬也其孕而成形

率在陵谷閒乃雉與蛇當春而交精淪於地聞雷聲則

入地成卵漸次下達於泉積數十年氣候漸足卵大如

輪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土色赤有氣朝

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沖於霄卵既成形聞雷聲

自泉閒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明未起三

月前遠聞似秋蟬鳴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

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

不過數日候雷雨即出

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冬雪時視其地圍

圓不存雪又素無草木復於未起二三月春夏之交觀

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即得大如二斛甕預以

不潔之物或鐵與犬血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

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挂一燈可以辟



蛟夏月田閒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卽起而作波  
但疊鼓鳴鉦多發火光以拒之水勢必退以上諸說皆  
得之經歷之故老鑿鑿有據者也二則陳文恭公筆  
趙一清書徐貞明遺事吾讀明史徐貞明傳繹其言西  
北水利事而善之以爲宜可見諸施行也蓋關中自鄭  
國白公史起鄭當時引涇渭以溉諸田史記河渠書漢  
書溝洫志具載之後代棄而不都故諸渠廢絕不復可  
踪尋明定鼎燕京尤急漕務惟資給東南之粟講求輸  
運之便已爾濬河以通漕護漕則河傷竭三吳之民力  
上供天府之儲而財用常憂其不足我朝世廟憫

閭閻之疾苦思往哲之善政特開水利營田府於近畿  
誠至計也觀於貞明奏議及其首尾興革之由實足以  
資採擇云貞明字儒東貴谿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尙  
寶司丞建言在爲工科給事中時後竟罷歸其父九思  
官工部郎治張秋河築減水橋於河濱工成永爲利趙  
文華出視師九思不迎謁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貞明  
之言曰神京擁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  
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  
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抵致一石  
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



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正定河閒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洩於貓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與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洩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畱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

遼海南濱青徐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尙書郭朝賓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



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利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途諸鎮有積貯轉輸

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蘇瓚徐待給事中王敬民俱疏薦之乃進貞明少卿賜之勅令往會撫按勘議瓚亦



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爲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爲瀉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並下貞明相度戶部尙書畢鏘亦力贊之採貞明議爲六事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效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者百畝以上

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閘人勲戚之佔閒田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爭爲蜚語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棟家畿輔遂言必不可行且陳開滹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並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



水利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卽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  
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  
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南漕儲派於  
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萬歷  
三十年事終明代名臣無有能及之者

李富孫書潞水客談後潞水客談一帙明貴溪徐貞明  
所著以西北之地泉深土澤皆可成田而萑葦彌望盡  
曠廢之議興水利墾闢疏引如南人圩田之制噫徐子  
之議牧養斯民之急務也水利之說三代無有蓋井閒  
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以時其蓄洩故無水旱之虞

不必有水利之名也自秦人決裂阡陌古制蕩然後之  
智者各因川澤之利引水溉田鄭白之渠人稱其功而  
水利之說以興自後人興其利莫不變荒瘠而爲膏腴  
焉元徙都燕地始仰食於東南漕運之苦有不可勝言  
者而西北之地鞠爲茂草未有知墾以成田當時虞文  
靖議開京東瀕海之田極措置之詳事阻不行及至正  
閒海運不繼始議舉行而國勢已莫之救矣明嘉靖中  
汪鋌奏云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山東  
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爲列國其時干戈倣優亦未嘗  
取他邦良以溝洫之制尙存故旱潦有備國用常充其



言誠當徐子閱歷山海京東數處如指諸掌爲工科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未果行及累謫太平猶對客談其䟽之所未竟爲西北水利議亦名潞水客談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彥方開水利於薊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先議於永平等處募南人爲倡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䟽濬而宦寺勲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遂罷至崇禎十五年曾頌是書於戶部令議興復水利而已無及矣噫徐子之議因勢利導實有裨於民當今之時有能舉行之者墾荒閑之地䟽水泉之利如南

人田而耕之一畝數鍾可得穀歲倍萬萬則西北之民可致贍給而稱富饒東南百萬之漕亦可省已民力有不大紓也哉竹垞先生詩云東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泉源棄尙多蓋亦有慨乎此也按貞明字儒東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盛袖堂先生問水漫錄載是議頗詳謂言水利者不可不知故備識於此

賀詳西北水利議畧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乎雖然概行之則效遠難臻驟行之則事駭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蓋先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蓋先之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皆可行也蓋先之



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皆可行也蓋先之數井以示  
可行之端則效近易臻事狎人信又恐其難遙度也則  
又裹糧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瀕海近山之境相度經  
畧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事必可行惜乎  
未有舉其議而實見諸行者中敘行之利凡十四詞甚  
詳贍並言久而不行者一難於得人二憚於費財三畏  
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終言井田之法非獨  
爲均田制祿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與果親王屯田  
論立義同

許承宣西北水利議天下無無水之地亦無不可以漑

田之水古者衆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時稱沃饒  
者率在西北不聞其仰食東南也魯僖十三年晉乞糴  
於秦明年秦乞糴於晉又明年晉饑秦伯餼之粟蓋天  
行遠不過千里故告饑於鄰封卽粟行五百里之意也  
夫西北之所以沃饒者以溝洫之制未壞也水之流盛  
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  
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害則不善用之之過也又云行  
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卽東南之歲漕可漸減國家  
漕運歲費鎰四百餘萬僅得米四百餘萬石比民間中  
歲之直已過之而民之加折增耗不與焉況乎河漕大



臣下至闡務諸冗職經費以及每歲治河所需椿木麻柳薪芻等費尤不可勝計者哉又況東南秔稻之田所資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騰衝激時有漂土沒稼之患未可常恃以實西北豈若治其上流開溝洫以行水築堤岸以障水爲梯田以受水濬陂池以瀦水桔槔以導其出入牐壩以時其啟閉有全利而無小害也哉是則燕豫秦晉齊魯皆可通行不必虞集之京東瀕海也不必脫脫之河閒保定密雲順義也將見所在皆腴壤東南漕粟可盡改爲折色民無兌糧之費不蠲賦而筋力以舒國家歲省四百餘萬之金不煩輸將而天庾常滿亦何憚而久不爲也

靳文襄公生財裕餉第一疏畧臣維我國家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不尊親自唐虞迄今幅幘之廣無如我朝爲最夫地方旣如此之大宐乎財賦日增貫朽而粟腐矣乃司農猶鯁鯁焉患兵餉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里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



開有種棉花蔬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  
除去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亦實有田二百七十  
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  
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糧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畝征  
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征賦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征  
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征本色歲可征糧二百  
七十萬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牽科折銀四錢而布帛  
魚鹽之利不與焉直隸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  
然以步弓徑直量之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  
千里科算爲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

百三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臣準古證今  
寧從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數而非無稽之臆  
說也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軍需驛站與官役  
俸工營修祭祀而已蓋兵無餉則無以資飽騰官無俸  
則無以養廉德役無工食則無以餬口腹効奔走三者  
不備其弊皆能害齊民傷邦本軍需爲蕩寇之先資驛  
站通 國家之氣脈以及營修城郭宮室祭祀 天地  
神祇均屬必不可少然臣約而計之歲有銀二千萬兩  
足以餉兵而有餘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數倍驛站  
人夫馬匹亦或量爲加增并一切軍需營造祭祀等項



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矣設使 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卽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尙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之數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司農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幘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祇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矣何爲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

而民情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衆也云云

楊鏘曰夫謀國之是非與行己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己者隨地而處遵軌而趨成敗利鈍置之可也謀國者君父宗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關係何如而可執偏見徇恆情畫不足以規益而曰道不計功智不足以紓憂而曰心不負國然歟否歟

魏冰叔雜說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子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殺不能載屋而避焚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焚燬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



均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又云考覈人材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爲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刑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做事人最要有畧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畧有遠畧有雄畧目前緊要著數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畧事機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百年之後曰遠畧出奇履險爲人所不敢爲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目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畧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畧器不大者不能知遠畧識遠氣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能具雄畧雄畧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識爲先也

妙真經云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予謂淫不止漁色耳凡心有所溺皆謂之淫貪不止悖入耳凡過取浮名皆謂之貪僭不止踰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謂之僭鬼神所深惡也



魏鄭公續諫錄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貪財損己實爲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人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踈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爲可笑公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邱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旣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爲舅氏然不免有所竊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畱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爲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爲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

韓魏公言慶歷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



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魏人伐蜀戒嚴費禕方與來敏對碁意無厭倦却與謝安之事相類然安遂破敵禕竟爲郭循所害大率禕性寬簡過度安外寬內密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此便可見故二子之成敗亦異

南唐關司稅重商皆苦之會畿甸亢旱烈祖問曰外郡皆雨京城獨無何也申漸高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烈祖笑而除之又李茂貞權油以助軍資因禁松明張延

範曰不如併禁明月茂貞因而弛禁語言微中可以解紛信矣至桓元篡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南燕冬月不冰燕主惡之李超曰良由密邇帝京接近日月耳噫心乎爲國者隨事獻忠意在阿君者百計貢諛忠佞之分途如此

公孫宏布被人譏以詐范忠宣布被人亦譏以儉何也蓋富貴而不義則貪污之五鼎不及狷介之一瓢富貴而義則王公之華袞無媿士人之敝縕此儉所以與詐皆譏也然與其使人譏以詐吾寧使人譏以儉

陳履吉愛書成癖一日觀史偶起鬪藥而鹿殘滿地履



吉怒甚其婦笑謂曰小家久入洪濛文字機緣未了山  
靈故遣老鹿脫君機械耳何以怒爲大抵人之垢病易  
去而潔病難去故士人不貪官不愛錢而獨爲文字魔  
爲詩書癖舉一生精神盡消磨於文場筆陣之中亦一  
潔病也所以吾人嗜好一切以淡爲貴

呂獻可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辭曰臣無宿疾偶值  
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  
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  
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踈鑿之苦又將虞  
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  
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  
年而還政蓋以疾喻政天下聞而避之

推篷寤語

以下十  
一則同

執古誼以律今則近於迂如伊川之

諫折柳是矣繩時憲而忘本則近於流如桑宏羊之創  
均輸是矣徒粉飾而無其心則近於虛如王荊公之行  
新法是矣事浮華而無其政則近於浮如蘇東坡之耽  
蘇張是矣若夫敦朴淳厚而無其迂圓活詳委而無其  
流宏博愷悌而無其虛黼黻昭朗而無其浮斯之謂天  
下之全才也夫

輿圖各有所產物性各有所宜如橘過淮則爲枳貉踰



汝則死是矣君子之爲治也亦若是齊其教不易其宜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過其則可也若概以吾法一切整齊之把持之則徒驅民思亂而已非吾法不善也駭其所未見也

今之論治者率欲禁奢崇儉以爲富民之術殊不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虧則此盈彼益則此損富商大賈豪家巨室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謂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從而禁之則富者益富貧者愈貧也吳俗尙奢而蘇杭細民多易爲生越俗尙儉而寧紹金衢

諸郡小民恒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此可見矣則知崇儉長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計非長民者因俗爲治之道也予聞諸長者云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葉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譬如翦韭日翦一畦明日復翦不盡其根不止也每見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復然富民不支折爲貧窶復遣中戶中戶復然遂致村落成墟塵市寥寂語曰富民國之元氣爲人上者當時時培養如公家有徵發大差遣亦有所賴大兵燹大饑荒亦有所藉不然富民盡亡奸頑獨存亦何利之有焉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小民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障護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其禁彭城王勰覆議曰聖人斂山澤之利以寬田賦收關市之稅以助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以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宜如舊胡寅以爲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宋世楮幣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時異也實由官不蓄見錢以權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於蜀其時以富人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稍衰官始置務諸路行之民以爲便

行之浸廣以一千萬緡爲一界至以兩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實由官中常蓄楮錢數百萬緡稍寓交子法減價卽官買之故其價愈重此當時斂散之微權也今散在民間一色惟楮而不見現錢又不可以納官稅民間豈肯行用楮幣不行朝廷坐失百萬之利矣善理國者宜亟圖之

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寧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雖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寧五年接續兼放兩界遂徧於蜀之四路天聖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萬至紹聖則增爲一百四十萬至元符則增爲一百八十萬



辛巳用兵中外之數有數百萬淳熙而後十倍於此紹熙慶元而後溢錢至千萬之數向者止行兩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萬爲率寶祐增至三界共有一億四千餘萬則宋世所行楮幣何其盛也天下增一億四千餘萬緡又增市舶錢二百萬緡宜乎其富於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於蜀其後民以爲便遂行江淮閩浙間楮賤官出錢以斂之楮貴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鏹爲得行者以挾券爲便一夫可帶千萬緡而無關津譏征之費官府之折納商坊之課稅悉取足於楮是以錢楮兩重宋世賴之今則不然官徵見錢

而予民則以楮幣宜乎楮幣之難行也須依倣鈔法不泥其迹用銅鑄造如漢世貨布契刀之式當千當百之製貨布闊下而銳首中爲一竅以通貫索契刀其上如錢而下如刀式當千當百製亦如錢而形體稍大須規模其式而損益之周遭鑄成花紋明著當千當百字樣如鈔法行用每省置官務官爲散斂如宋四川河東湖北兩淮交子之法凡州縣交納稅銀許納銅幣准數收貯民間赴遠地生理許納見銀給領銅幣前路行用如此則權其利於民握其利於官斂散周流錢幣爲一誠能行用百萬則朝廷增錢百萬行用千萬則朝廷增錢



千萬不必徵斂民間而坐收千萬緡之利下省民力上紓國計舍是而別無策矣

動大兵役大衆鼓舞之機全在賞罰得宜然古今多有異論或欲輕賞重罰或欲輕罰重賞皆非勵世磨鈍之術嘗觀兵法曰民無兩畏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言重誅也三畧曰投膠於河以飲三軍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賞也罰不重不足以鼓避賞不重不足以歆趨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趨避之權耳爲治者亦復如是駕言蒲鞭示辱或印刑忍不能予者何足與成事哉

嘗讀武經七書其所言量敵慮勝應變全衆之道雖變化萬端動若神明皆一將之任也孫子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吳子曰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又曰將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馬法曰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尉繚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矣三畧曰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韜曰以同欲勵士此七子者未嘗相沿襲爲書而其語若合符契皆有得於王師說以犯難之旨則爲將道斷可覩矣若因敵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變



而神智可生焉見便則戰見不便則止行吾所明者師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藉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藉兩河強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此二者所以庶幾古寓兵於農之遺意其視竭四方之力以養無用之兵者利害蓋相懸矣

震澤長語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十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



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  
一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  
盆水灌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  
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  
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  
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  
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  
俸糧約數千萬漕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  
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  
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

餉各省缺俸廩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  
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  
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通典尙書省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至德乾元之  
際置度支使永泰之後度支罷使置轉運使以掌其外  
度支以掌於內建中初又罷轉運使復歸度支分命黜  
陟使往諸道收戶口及錢穀名數每歲天下共斂三千  
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  
貫供京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  
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



後漢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壽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戶千六十七萬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車書混一甲兵方息至大業二年凡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肅宗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

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三萬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十二萬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戶至大歷中唯有百二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沈約曰人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人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人未離情嗜踈寡



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訛變隆敞代起昏作役苦故稽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彩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飢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於堯年貝或如山信無救於湯代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干疋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

伎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與事替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平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返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園法消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代桓元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前涼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



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  
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  
全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  
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天寶中諸州凡置九十九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揚潤宣  
鄂蔚各十鑪益鄧彬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  
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  
番每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蠟三千七百  
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約每貫費錢七百五十文丁匠  
在外每鑪計鑄錢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

萬七千餘貫文

隋高頴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  
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朱彝尊補漢兵志跋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  
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至道  
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歷增  
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元豐稍爲裁減尙六  
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  
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  
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



正其罪者尙可言兵事乎

宋嘉祐閒朝廷屢頒陣圖賜邊將王德用諫曰兵機無常而陣圖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慮有僨事者唐許敬宗善醫而不肯著書曰恐人得吾所言而不能得吾所不言必亂用藥矣此二語可誤作詩文之道

七修類稿洪武二十四年治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建寧爲上聽茶戶採進勿預有司茶名有四採春先春次春紫筍不碾揉爲大小龍團此鈔本聖政記所載恐今不然也不預有司亦無所稽矣此真聖政較宋取茶之擾民天壤矣

林希元曰申報災傷與走報軍機同限失誤饑民與失誤軍機同罰如此則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有濟乎

李安溪兵論明初講屯衛之法蓋以天下既定兵無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漢之所謂屯田也衛者唐之所謂府衛也躡閒曠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爲世業設衛官統之職如州縣是古者寓兵於農今也寓農於兵可以漸省養兵之費而又使爲兵者不至浮浪而無根此所謂不師三代之跡而師其意法至美也

陸深處置鹽法事宜疏今天下權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于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



二焉其一竈丁苦於兼并其一則今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曬土爲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曬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蕩今之場蕩悉爲總催者所并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覲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

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聚不可翦則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盤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終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

永樂元年七月上諭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



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紀載太畧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永樂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縉等百四十人錢有差賜宴於禮部既而上覽所進書尙多未備遂命重修而敕大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篔及解縉總之

命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學陳濟爲總裁翰林院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靚曾棨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侁蘇伯厚張伯穎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暘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司僉事晏璧爲副總裁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縣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

郎瑛七修類稿成祖命胡廣王洪編成一書名曰永樂



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  
目錄六十卷其表文嘗見於蟬精雋中然亦不敘中之  
事實徒具望洋之歎而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  
閒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朱國禎湧幢小品此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粹秘閣  
書分韻類載以便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  
廣孝等再修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  
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  
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趨登文樓  
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燬又明年重錄一部貯

他所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成祖敕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  
係胡廣王洪等編輯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  
就計二萬二千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  
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版止寫原本至宏治閒藏之  
金匱嘉靖三十六年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那救幸未焚  
敕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膳  
寫者一百八名每名日鈔三葉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  
慶元年始克告竣

阮葵生茶餘客話萬曆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



降履齋金 卷五  
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刻彙存分貯兩雍以  
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宗與穆宗兩  
番鈔錄已費不貲鏤版通行談何容易耶

道山清話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  
不停轉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  
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  
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  
睡雖兒曹謹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  
公不悅

後山詩話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  
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爲異事



陶廬雜錄卷五

陶廬雜錄卷六

小西厓 法式善

日知錄曰柳宗元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又曰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



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  
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  
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  
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  
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  
選輕而權亦替矣又曰巡檢卽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  
重之而特賜之敕又定爲考課之法及江夏侯周德興  
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自宏治以來多行裁  
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何者巡檢  
邊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  
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  
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  
官擇人之具所謂尙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  
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賂者必不赦  
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  
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  
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  
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  
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



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牌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

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語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



以爲尙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尙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畧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畧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旣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

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悞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



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  
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  
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  
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  
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  
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  
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  
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  
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  
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

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  
拔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  
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以下  
皆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  
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  
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  
為黃散邪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  
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畱今審官院  
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閒  
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  
而已欲賢不肖  
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  
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



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  
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  
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  
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  
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  
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閒而不能察三數百  
人之能否則其爲尙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  
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  
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  
尙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

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主皆有情故  
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  
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  
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  
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  
疑其私乎精擇尙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  
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  
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  
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



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

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卽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部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



附錄雜錄 卷六  
一  
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  
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  
也惠卿不能對

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  
渠今日河防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  
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  
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  
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  
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

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走利者蹶上  
將固兵家所忌也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輕重乃士子之精力多  
專於一經畧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  
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  
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  
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  
鈔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  
率天下而爲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  
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



人爲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畱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畱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

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鈔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闇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



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畱從之  
黃宗羲曰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  
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  
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  
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  
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  
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  
之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

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佞進今  
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  
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之不  
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卽  
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  
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寬其用  
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  
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  
求不知科第之內卽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  
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



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  
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  
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  
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  
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  
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  
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文獻通考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  
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  
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

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  
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  
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  
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  
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  
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  
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  
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又曰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  
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



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  
賈之厚齋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  
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  
會子自交會旣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  
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  
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  
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  
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  
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  
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

又曰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  
市酒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  
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  
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  
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  
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  
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  
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旣不能自辨而豪強商  
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旣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



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

通志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爲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從之於是畱步士萬人屯田大獲利明年

遂破先零屯田詳見充國傳魏武帝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



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杜預在荊州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滄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



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卽以爲廩穆帝昇平初荀羨爲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之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尙書左丞蘇

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煜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敝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



屯應置者皆從尙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天寶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千八百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十石上元中於楚州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

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明皇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

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五十一貫

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

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六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



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并十二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十八貫遂寧府都當錢二千七百九十三貫果州都當錢九千九百八十七貫邛州都當錢三百七貫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至貞元八年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卽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怨武宗卽位鹽鐵轉運崔珙增江淮茶稅是時茶

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故私販益起

魏冰叔裏言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朦朧須要一箇透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箇穩然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畫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

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使其不饑寒暑濕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



其可感故人鮮爲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淵泉日記范純仁諫神宗引漢文帝身衣弋綈事以致天下豐富上曰致天下豐富亦須有政事若但人主服阜紬袍皮履遂欲天下豐富亦無此理澆因思此語所以啓王安石青苗之論惜乎范忠宣公不能再進言于君若因而諫之謂以有限之財濟無窮之用恐難以豐

富則神宗亦必感動進言不盡其說適足以稔禍不足以弭禍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文正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



笑諸公皆謝曰王且遠識非臣等所及

陳晉公爲三司使眞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淮陰初見漢高論劉項優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談之頃已灼見楚之并於漢矣諸葛亮初見昭烈言吳在所當交荆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輿地圖而天下鼎足之勢指諸掌上李綱之禦金人謂可守而後可言戰可戰而

後可言和雖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勢不出此二語此經綸草昧手故言皆得其要領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闡宦嘗試論之秦若無沙邱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溫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纂唐蹙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實啓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轍

宋英宗時王廣淵除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姦邪不可



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世私自結于陛下豈忠臣哉

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韓忠獻公琦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戮人雖殺人多而非傷己之仁當其罪殺人雖日殺百人而不取人之怒

縱賊飲酒豈云翦惡絕纓茹湯非以防邪漢文帝餽金錢唐太宗給布絹俱非刑賞正道

于公謙王公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冤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時印綬尙寶諸內官聞之簡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官人某尙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襄王及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喚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于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某



處蓋以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閻老嫗不存則典守之  
死于冤者亦有之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此  
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

韓魏公不分別小人然後能去小人蘧伯玉耻獨爲君  
子然後能成君子

做人要脫俗而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而不  
可起一趨時之念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  
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  
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

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往謝公公不問而獨問  
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  
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  
問可知其爲顯官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  
致進退皆爲廩祿所拘管耳賈爲之歎服唐王起敷歷  
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耆年  
寒餒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  
樽節稍豐則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  
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  
不思儉以自足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前語醍醐



翻成毒藥

武后謂仁傑曰卿佐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爲長者

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邱

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野客叢書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其艱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艱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刳胎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夭失乞舒李獄



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爲念免至殺胎夫  
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  
甚爲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  
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溥又思世  
有不爲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爲術求媚於時嗚呼  
哀哉

焦氏筆乘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  
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丁共作一坊官立間舍  
每丁給田五十畝爲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于近坊  
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

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爲百石此外更無租  
賦旣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

營田戶是融本語如此棄

地卽爲公田矣案此名營田者是給公田令浮戶爲官  
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十頃不與編戶給田納租同  
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咸屯兵爲之趙充國鄧艾羊祜  
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  
初時本以屯田兵爲之今入民戶猶仍故名也山東巡  
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恐此名始于宇文  
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  
閒也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  
風采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荅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  
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  
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司馬文正公作相日親書榜稿揭于客位日訪及諸君  
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  
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但以  
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  
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  
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

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請不語及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故滅裂  
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且  
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  
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加威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  
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  
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  
他日當見之且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  
講時沆已薨且繪像事之每胸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  
文靖蓋服其明識也



慶歷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  
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  
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  
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  
此語諠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  
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閹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  
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  
曰昨見中丞召客親呼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  
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大凡役使者授以法而觀其

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  
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可厭乎某  
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舊皆用小鐵錢十當銅錢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張  
詠西川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大鐵錢每  
貫用二十五斤八兩成直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  
後以鐵重多盜鎔爲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  
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錢輕則行者易齎錢小則鎔  
者鮮利請減景德二年之制其見使舊錢亦令仍舊行  
用從之



宋朝鼓鑄饒

永平池豐

江州寧

廣建寧府

豐

四監歲鑄銅錢

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兵革州縣困敝鼓鑄皆廢紹興初併廣寧監于虔州併永豐監于饒州歲鑄纔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廩稍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爲作亂權罷建州鼓鑄二年復鑄錢十二萬緡泉司應副銅錫六十五萬餘斤光宗紹熙二年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銅錢一淮鐵錢四禁之當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收換或以會子一貫

換錢一貫省其銅錢解赴行在及建康鎮江沿江州軍關津去處委官檢察又于江之南北各置官庫以銅鐵錢交換凡沿江私渡及極邊徑路嚴禁透漏

陸稼書思辨錄序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



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

姜西溟曰古道義之交以贈言不以財賄以性命不以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衆之所賤吾貴焉不以形迹嫌也衆之所棄吾取焉不以獨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於道斯已矣

寇永修山居日記云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若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

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

石成金官紳約生而爲人無益於世則不如無生仕而爲官無益於民則不如不仕

陸稼書靈壽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條陳時務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與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



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澇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尙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絀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於水旱竊思屢年以來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旣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甸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世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

王爾緝區田法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爲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雖無他書可



證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辨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荒旱之時水泉闕少之鄉尤宜重畱之意也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闊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內則又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畱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者倘不爲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竊謂其法真貧家濟荒之勝策

但如隔區間種不但中道難行亦且耘鋤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闊狹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通畛爲度而畫一種禾之溝亦以通畛一尺五寸爲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渥灌之爲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當庚子辛丑大旱時亦曾力務爲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頗勤亦只可畝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說或古人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大旱之歲鄰田赤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石之獲果若數口之



家能殫力務成二十畝區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  
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嗚呼豐儉不常是乃  
天道家無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責上下關於己  
身卽夫思患預防可無慮歟

陸桴亭云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  
法必用鋤耪墾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  
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於所種  
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  
而得粟欲數十倍於縵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  
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而用之

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明明深一尺廣二  
尺長終其畝畝間爲隴隴廣一尺積明中之土於隴上  
一畝之地闊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爲  
明隴三十道畎之首爲衡溝以道灌輸夫明隴分則牛  
犁用矣衡溝通則車戽便矣明廣於隴則田無棄地矣  
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種  
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礪乃徐  
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  
其中爲四行行相去五寸閒可容錫生葉以上乃漸耨  
隴草壘土以附之其應下壅及應閣水復水俱依今農



法治之當必有驗

惠仲孺論荒政荒政之弊有四一曰勸分二曰抑價三曰遏糴四曰行粥古者千室之邑藏千鍾萬室之邑藏萬鍾是以勸富分貧而食自給且貯米於困一歲而陳藏穀於廩十年不敗吳民爭旦夕之利惟恐弗及而莫有爲十年之計者故江南無藏穀之家有田數十頃米數十困僅數萬家之一分一家無以給數萬家而一家先受其弊富民貧之母也疾其母而不能活其子亦何利之有焉此荒政之弊一也凡物多則輕少則重是以古之爲國者多則斂之使重少則散之使輕未聞有抑

價者良以價不可抑而平也江南旣無藏穀數十州之衆咸仰食於商則米商實爲民之司命彼價重則壅集價輕則轉而之他視利用趨四方無擇也抑價之令下則米商以折閱而莫至吾恐米益乏價益騰躍將使菽粟如珠玉其誰能抑之且抑之是教民爭也桀黠之徒必有挾持憲令起而強糴者姦宄亦將嘯聚飢民乘時攘奪則盜賊四出而莫可禦此荒政之弊二也菽粟之流於天下猶血脈之流於一身流則通遏則壅其理易曉況一郡之儲有限而天下之積無窮不能通無窮之積而徒遏有限之儲其罄也可立而待或曰遏糴所以



防海也防海之法嘗聞之矣今不思所以防之之法而  
過糴是聞吾恐海人之糴者自如而徒使平民搖手觸  
禁也此荒政之弊三也先王行糜粥以順時令而非以  
救荒東漢嘗行之而民多餓死良以胥吏乾沒賑恤有  
虛撩以石灰揉以糠覈名爲活人其實殺之又壯者得  
舖而不能及於細弱羸老之民近者得舖而不能徧於  
深谷窮巖之域活者二三者而死者十七八矣且萃數千  
人而行粥於市則氣之所蒸將成癘疫衆之所聚必有  
姦偷其患不細惟閭里長厚者可施之一鄉而非有司  
之所宜行也此荒政之弊四也余以爲勸分不若開渠

抑價不若通商過糴不若廣糴行粥不若釐戶宋汪綱  
知蘭溪縣會歲旱躬勸富民浚堰築塘大興水利餓者  
得食其力全活甚衆此開渠之法也浙東饑宰相王淮  
薦朱熹爲提舉常平事以振之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  
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民以不飢此通  
商之法也江右饑辛棄疾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者  
斬召官吏儒生商賈各舉有幹實者貸以官錢蠲其息  
俾出糴他郡期終月至城下發糴由是連檣而至米價  
自平此廣糴之法也江東早提刑史彌鞏以爲振荒在  
得人俾釐戶爲五等甲振乙糴丙爲自給丁糴而戊濟



此釐戶之法也顧在於今則猶有難行者常平廢而廣糴無本錢關稅重而通商無厚利釐戶則胥吏上下其手而貧富不均開渠則富民靳固其財而怨咨或作惟損益古人之法而裁取其中商推今日之宜而務先其急則四者皆可行也江南素稱澤國環三江跨五湖橫爲塘縱爲浦支爲涇爲蕩爲灤所以引灌溉也堰以瀦之堤以束之牖以時而啓閉之所以節水旱也今堰牖不修而支渠淺澱水至無以泄橫流之潰水退無以溉高仰之田故雨則溢而旱則涸當勸富民計畝出錢以給下戶俾廢者修淺者濬而益深焉則貧富兩以爲便

救一時之患而成數百年莫大之功則開渠之法可行也今山東豐而荆湖熟江南赤地千里貴者金賤者土則灌輸之利權在米商或不能蠲其征當半減以招之則楚帆湘柁啣尾而來大編高檣泊於水市者相望也物聚價輕又焉用抑則商通之法可行也廣糴之法當聚耆老及鄉先生舉富商之謹愿者假官錢爲本而使出糴荆湖糴十而糴二則有二分息糴三則有三分息以本還官剖其息而中分之半賑饑半予商而稍優其直其餘則畧倣真德秀之治潭而立惠民倉辛棄疾之治福而置備安庫以爲水旱盜賊之防則廣糴之法可



行也釐戶之法當倣韓琦河北救災政而擇甲戶之以  
貲爲官者憲司禮請之屬以計口均戶而分五等每縣  
若干都每都五人視民居稀稠而增減其數復授之粟  
而屬以親至某鄉聚民均給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  
一周終而復始至麥熟止仍令糶粟之所給粟之所俾  
均主之而有司總其成如此則以戶均戶以民振民旣  
不侵牟亦無掣頓且人情各愛其鄉而又恐負憲司之  
意必相與慇懃從事而惟恐不均則釐戶之法可行也  
蓋荒政大畧如此若夫以實心行實政則存乎其人  
黃子正保甲論夫保甲之設所以弭盜逃而嚴奸宄法

至善也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視爲具文而又紛紛焉  
日見其奉令之擾究無其取效之實遂以保甲爲厲民  
之具而弛之其不與因噎而廢食者等乎所謂保甲者  
有古寓兵於農之意焉有古比閭師胥之制焉古者守  
令皆得主兵以率戰今之州邑惟快壯數人供奔走而  
已若倣井田出甲卒之遺法以遴選鄉壯而訓練之使  
知義勇而樂戰夫非寓兵於農之意乎古者萬二千五  
百人爲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帥皆中大夫五  
百人爲族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有長皆上士二十  
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有長今保甲之



法十家有長曰甲長百家有長曰保正一鄉有長曰保長以次相統屬而行稽察之政焉至於壯丁無事則暇日以教練有事則聞警以救援皆保甲長相率而趨夫非古軍旅伍卒之用乎然而保甲長類多報充詎堪勝任必親加選拔以足馭衆而急公視才之大小以爲用是又將用命卿師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古者比閭之制德行相規患難相恤死喪相賙師胥之制有故則設備有盜賊則追捕有奸宄則互相稽務令比戶有可封之俗室家享康阜之娛今保甲之法設爲保長壯丁分布城鄉聯絡村舍平時修防講備臨時協力

救禦至於保里之中有德善孝弟則舉而旌之有無良匪類則舉而懲之以及子弟訓之謙和而好禮父老勸其推卹而好義一里如是各里如是一鄉如是四鄉如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謂保甲之害者如王荆公抽民兵以遠事征伐妨農稼以簡閱戎伍使百姓軍裝餼糧而自備死亡窮困而莫哀是其所以爲害也所謂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撫贛命州邑設保甲以綜理一鄉立甲長以稽查十戶清排門使奸宄之無可藏選壯丁使防禦之有足恃是其所以爲利也推原其故荆公驅民以爲兵以之遠戰於邊隅文



成簡壯以爲民以之近守其閭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較然乎今州邑之修舉保甲能毋視爲具文得其要而行之將詰奸不出於其家防護不出於其村禦侮不出於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爲衛也卽其近家之人而爲之甲長卽其近村之人而爲之保正卽其本里之人而爲之保長是甲長保正諸人皆所熟識也其甲保長等又必選擇而任之是其人必皆老成奉法者也至於傳集徵召不同公差直報拘催不煩牒票而悉聽保甲之自爲承稟百姓獲終歲之安官司無一文之費若是行之者既有其實效率之者亦無其煩擾由

一邑而推之一省由一省而推之天下誠弭盜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見其爲厲民而可廢之哉

陸稼書弭盜策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旣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絕於旣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吾民耳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爲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



也司徒教稼穡鄴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恆賦用其一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尙者虛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爲盜賊無自而有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旣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

勦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荏苒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龔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之所乎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



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  
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  
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  
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  
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  
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在朝廷示之以義申之  
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  
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減額也  
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  
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

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  
夫紅女恆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  
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之區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  
而爲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靖者也所謂凡民罔  
弗慙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  
以詰之可也或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  
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爲盜則在制之以良將  
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  
魁而不可施於脇從撫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  
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



弭於既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既形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不躋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虞未之前聞

惠仲孺論訛言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勿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何謂鎮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

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謹走塵起百官或鞮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去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安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



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鎮以靜  
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  
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  
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  
恐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  
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柰何墮  
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奸民爲妖如所揣遂  
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  
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  
訖無他孝宗時温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

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  
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  
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  
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  
法平未有不鎮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  
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鬪秦  
之亡也以狐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君子不恃  
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  
恃而爲亂哉

王爾緝餉兵兼用麥米說兵糧八麥二米此漢代餉軍



法也然使不便於兵卽三代之法亦須更變何況於漢  
今則按實推論此法蓋於兵甚利且不獨利兵並於國  
於民無一不利也兵以氣壯勝氣以美味充腹壯麥米  
皆養人之物而麥麩之味則視米味爲美其性則食之  
視米性爲足增氣而健力故北方人無一日不食麩餅  
而如陝省渭北一帶則且一日三食此物卽陝省坐鎮  
之兵每領來官米亦往往糶錢市餅麩而食也故曰於  
兵甚利國之用兵爲禦寇爾兵氣而壯是乃制勝之具  
利也何如況西北省多夏旱故麥率十年七八成而穀  
則生長成就於三夏十年中往往四五薄歉餉兵入麥

二米旣屬兵情所宜且於國家備預兵餉之途爲尤便  
兼麥輕於米運送亦省腳力故曰於國亦利國家之廩  
糈皆民力所輸而兵用爲多至於今日則西邊用兵其  
供用爲尤多若通用麥米則小民可就夏秋之獲均輸  
而易辦況北方諸省種麥三倍於種穀故諺有三秋不  
敵一夏之語兼秋穀多薄時爲民病故兵糧不但宜麥  
米兼餉抑且斷宜麥八米二爲不可易之經常蓋一通  
變而利兵兼足利國而且以利民法莫良於此也如以  
麩性易變爲疑則何如易麩以麥一如漢代之制又倘  
以磨具爲難則獨不思邊上駐兵之鎮每城不下千家



數千家何家不有磨具一磨一畜一日可得麪五六十斤即可養五六十人況如但有微利卽磨主閒丁無不可代辦而正有不需於兵之活法在乎倘又謂大營乏磨獨不思巴里坤久住之兵一隊各製一磨只一匠三數日之工力乎且卽使不設磨具口外氣候涼冷但令邊庭所運之麪麥不必入水淘洗卽麪可久貯數月且卽全解淨麥兵丁或炒而食或炒熟搗末作餅而食或卽食炒麪總之盡勝陳倉粟米之味之性而通行不難蓋卽腹裏地方磨具在前亦正有或炒而食或炒熟搗爲炒麪而食者種種皆是想漢代兵餉八麥二米亦皆

不離此法隨宜而用斷不至於生吞渾咽卽又何疑於今也是在任餉兵之責者以圓機調劑收此全利以助成奏凱之全功且永爲餉兵立此良法垂裕百世爾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可以通天下之情

徐原一治河說古之言治河者衆矣河旣善徒決無常處治之亦無常法在因其時相其地審其勢以爲之便宜而非可以數見之陳言已湮之故蹟謀其實效也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漢之賈讓元之賈魯今觀其前後三策僅可施之北河與今日東南之勢大異卽明宋濂之



說浚淮導濟南北分行亦非今日運道所宜若徐有貞  
之治水開疏水渠其說專主乎疏謂一淮不足以受全  
河也劉大夏之隄荆隆鎮安平其功特著乎塞謂取全  
河而注之一淮也與今之所患河不入淮其勢又不相  
侔矣今 朝廷之上不惜以重費鳩工而河臣仔肩於  
下勒限受事庶幾底績可期然善後有策豈無說以處  
此乎請以今日之黃河論之歲修有防矣搶築有備矣  
遙隄縷隄在在相望矣乃一逢潰決制禦莫施數年以  
來屢見於宿遷桃源之境此地去海甚近而每多衝決  
非海口之淤爲之乎自白洋以東向之河身廣爲一二

里者今止以數丈計卽新開引河力爲利導而河性不  
趨則雲梯關之壅塞非一日矣論者曰隄防旣立水必  
歸漕藉以衝刷海口可不濬自開然沙壅日久土堅且  
厚卽上決已塞而欲用水攻沙正恐下流難達其勢必  
將別潰是必雲梯關之工與桃宿決口並舉而逆河入  
海之遺意庶乎無失也請以今日之淮論之淮以上爲  
七十二溪爲洪澤淮以下爲白馬汜光諸湖中立一隄  
障使東指所恃者惟高堰耳高堰一傾清水潭數決致  
淮揚二郡巨浸累年今高堰修築已成淮水宜盡向東  
行而清口之流淺隘如故懼淮水之復入諸湖是必大



關清口與高堰一工彼此相濟而後其可無虞也請以今日運河論之運河以內有淺涸之虞必取給於山左諸泉而昔之水櫃如馬踏高柳等湖今成平陸一遇旱乾必有淺阻是五湖舊蹟不可不講也運河以外有衝擊之虞如曹單金魚諸縣南臨大河惟賴太行古隄障之今河勢不東慮其北走聞曹單以西掃灣而北漸逼館陶是張秋之決曾見於順治閒者不可不預爲之防也請以今日黃淮之交論之清口以南有清江浦其北有清河縣其東有徐家溝雲梯關而黃淮交會之要地全繫於清口今清江浦外漲沙長及數里水力不足以

刷之是必別建一工開引河於厚沙之中然後東行之勢可復也請以今日黃運之交論之運河之口必達黃河而黃河一漲必入運河濁流倒衝不久旋淤如直河董口駱馬諸道數遷數淤其明驗矣今旣別開阜河安可不爲之長計乎聞昔之茶城有鎮口三閘今之清江有通濟三閘皆防黃水之溢入耳宜倣其遺制立啓閉法以截黃流概於閘外數里立每歲冬春大挑法以爲常不然而黃漲必淤紛紛遷改終無益也故曰異代之法不可以治今日之河此河之治不可以爲彼河之法時爲之地爲之勢爲之矣安敢以膠柱之見築舍之謀



取舊日之陳言輕爲借箸哉

陶廬雜錄卷六





